退庵隨筆

退菴隨筆卷三

福州梁章鉅茝林編

勸學

士大夫不說學實關繫家國之盛衰昔人言不殖將落原氏所以先亡數典忘祖籍父所以無後董昭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歎但事長槍大劍安用毛錐乾祐所以失國也蔡京禁人讀史以通鑑爲元祐學術宣和所以速禍也學不學之分顧不重哉

聖人以身教人不過曰好古曰好學曰不如學其屢稱顏子亦不過稱其好學而顏子之好學不謂其能讀三墳五典亦祇稱其不遷怒不貳過而已可知聖人之教莫切於好學而好學之要莫重於變化氣質也

呂氏春秋尊師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也學於禽滑釐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

人從而禮之此得之學者也

荀子解蔽云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故好書者眾矣而蒼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眾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眾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

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按荀子之言見道之言也不第為治經之士言之然治經者能守此言六經不憂通矣而况能進於是乎

夫子十五志學便是志到從心不踰矩地步二程子十四五歲時便鋭然欲學聖人便是要學到後來一程地步立志成德一以貫之然必下學方能上達又須步步踏着階梯得尺則尺得寸則寸若朱子言陸子靜門徒仰視霄漢此則後學所當戒矣

黄眘石曰諸葛武侯生漢末與盧鄭同世正當攷據盛行

之時而讀書獨窺大意此所以爲王佐才攷據之學雖足名家而致遠恐泥故君子不爲也唐弼軒寅亮曰考據之學最後者勝則有鑒於膠葛者而以諧語斷之耳

學問之道惟虛受益虛則益明明則益虛蓋虛則好善便可到明明則眞知自然服善泰州王心齋二十餘歲時王陽明已膺封爵心齋見之抗賓主禮談三日而心齋服四拜爲師後數日心齋又不服陽明於是還之四拜仍爲賓主後心齋又大服乃復拜爲師昔王荆公見司馬君實爲人作墓志語多譏切新法人謂司馬禍且不測荆公乃以

粘於屏風歎美不已曰此西漢之文也荆公與陽明皆有性氣的人而其虛公之心尚如此後之學者其可拒人以自封乎

讀書必以細心爲主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檢出處蘇文忠每有撰著雖目前事率令少章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明代人讀書多不細便大害事王陽明爲王守溪作傳最表章他的性說性說中引孔子語云心之神明謂之性以爲吾止以孔子爲斷不知原文乃謂之聖非謂之性也記不確又不去查落筆便成笑話明道因濂溪敎他尋孔顏

樂處晚年欲作樂書朱子嘗笑云不知樂如何作書謂樂在心作不得書耳性理中載此語恐人讀作禮樂之樂乃於樂字下旁注洛字書生不看小注於問樂策往往答云明道常欲作書是讀爲禮樂之樂矣常州錢啓莘又錯以旁注洛字爲正文因費許多心力著一部洛書皆畫作竈文繫之以詞以竟明道未竟之志豈非說夢此殊有關係非止文義少差而已

程伊川先生曰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

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德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爲有補耳

李二曲曰今人初學之日便是志彀之日揣摩帖括刻意雕繪疲精竭神窮年累月無非爲彀而然此外無志故此外無學夫惟此外無志是以修己務實之儒世不多見以致修己務實之業無人講求士趨日卑士風日壞病正坐此可勝歎哉

嘉興王惺齋家訓云一日之內必有當務之業聚談者頃刻而可以周乎四海之遠其端又相引而不窮非若執業

之確有其方其慆心逸志爲害於學問之實功者非淺也

蘇齋師謂今之學者詳於六合之外而畧於耳目之前讀惺齋之言庶幾日奉程朱之正學講韓歐之文字或如游子之識其家乎

荆園小語云學問以先入爲主故立志欲高如文必秦漢字必鍾王詩必盛唐之類骨氣已成然後順流而下自能成家若入手便學近代欲逆流而上難矣

黃陶菴曰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仔細看别無術又云書只貴熟讀别無法又云法在讀了一遍又思量一遍

思量一遍又讀一遍先儒讀法如此向見一書載張安道問蘇明允以子瞻方讀何書答云方溫漢書安道驚曰書要讀第二遍耶初以爲安道自矜敏捷耳今思之殊不然蓋古人讀第一遍時必須精熟此書未熟更不讀他書不待他日又温也他日坡公有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則豈止讀第二遍耶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卷首讀至卷尾往往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患如此從來唯見何涉學士案上唯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較字以至終篇未終誓不

他讀此學者所難温公所言正安道所謂一遍

吾鄉李文貞公光地曰天下繁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若湊起來比月還大只因月是團圝一物所以月光比星大別又如百十燈火因散開了反不如一火把之光昔有人力格數人問之渠云力兼二人便敵得十人兼三四人則三四十人不足道也讀書之法亦是如此能將所讀之書湊成一堆自能得力此卽孟子將博反約之旨荀子云合三十五人之智智於堯禹只平常人合湊起來便比得堯禹而堯禹不多見者以其散爲二十五人也

又曰看書須逐條想過一徧不但爲書且將此心磨得可用不然遇大事此心用不入便做不來凡看書但經用過心不獨悟過好卽疑過亦好不但記得好就不記得亦好中有箇根子便有時會發動

又曰某向作學而時習之文有友爲塗乙數次某皆卽時改定每改一次畢竟覺得好些最後復問之曰尚有宜改處否曰似宜拈出性字蓋時習說朋來樂凡學皆是如此提出性字乃是吾儒之學故注曰人性皆善又曰復其初拈出此字則次節以善及人三節成德之名皆有着落如

此議論實爲精透然非再四講切不聞此義矣

又曰讀書千遍其義自見某初讀參同契了無入處用此法試之熟後遂見得其中自有條理初讀大司樂亦然用此法又有入處乃知魏伯陽所謂千週萬徧眞丹訣也今有師表之責者只糾合有志讀經之人且不要管他別樣但敎他將一部經一面讀一面想用功到千徧再問他所得便好

閻百詩若璩潛邱劄記云曩在東海公邸夜飲公云今晨直起居注崇

詢古人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亮時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有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俘擒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尤不可以無年也

陸朗夫燿曰科舉之業自古有之然伊川嘗曰人謂某不

教人習舉業某何嘗有是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而不修人事但可以得之即已不必盡力也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猶謂宋時舉業非四書文也至於近世則如陸清獻公訓子有云方作舉業不能不看時文然不必十分全力盡用於此湯文正公訓子云時文只做七八分便已不必做到十二分張清恪公與陳宮詹書曰今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者未必不中三公皆 本朝大儒而其言亦無不與程子合矣

虎坊雜識云人有全神赴於舉業終身以之者必自命爲

發憤有志者也然自有識者觀之則仍謂之自暴自棄按此種人亦自可憐所憐者其舉業亦無成耳若科第到手之後導之發憤大業亦未必終於暴棄也

乾隆十四年　命大司馬梁詩正捧　御製詩十二本交沈德潛令其逐日校閱嗣閱過四本先繳進是日　召見上云汝所改幾處俱依汝惟覺生寺大鐘歌中道衍儼被榮將命汝改榮將爲榮國自因道衍曾封榮國公也榮將本黃帝時鑄鐘人汝偶然誤會耳然古書讀不盡有我知而汝不知者亦有汝知而我不知者餘八本且盡心校勘

不必依回仰見
聖學高深而復沖然善下實從古帝王所未有又以見珥
筆者流不容率易顏之推所謂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
雌黄者眞有味乎言之也
讀書要有記性記性難強要練記性須用精熟一部書之
法不拘大書小書能將這部爛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諸
家記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觸悟他書
如領兵十萬一樣看待便不得一兵之力如交朋友全無
親疎厚薄便不得一友之助領兵必有幾百親丁死士交

友必有一二意氣肝膽便此外皆可得用何也我所親者又有所親因類相感無不通徹只是這部書卻要實是純粹無疵有體有用之書方可倘熟一部沒要緊的書便沒用如領兵卻親待一夥沒用的兵交友卻親待一夥沒用的友如何聯屬得他人若親待得一班作姦犯科及無賴之徒則更不可問矣

文文肅震孟曰今世之人心不在軀殼裡如何讀得聖賢之書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乃閉

門靜坐百餘日以收放心遂一覽無遺

張稷若（爾岐）曰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徧粘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卽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旣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笥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中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泛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隔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余之約取而實得云云此眞可爲困學要法

姜西溟宸英曰讀書不須務多但嚴立課程勿使作輟則日累月積所蓄自富歐陽公言孝經論語孟子易尚書詩禮周禮春秋左傳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東方朔上書自稱十二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此時朔年二十二自十六學詩書至十八而畢又自十九學兵法至二十一而畢皆作三年課程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以一年三百六十

日計之則一日纔得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稍下之課也夏侯氏作東方先生像讚云經目而誦於口過耳而諳於心其敏給如此今其所自誇大不過中人稍下之課可見古人讀書不苟讀一書必思得此一書之用至於終身守之不失如此雖欲多不得也闞復申日儀禮公羊傳穀梁傳日讀三百字一年三四月可畢卽減半亦不過二年半

伊順行先生元復吾鄉甯化縣諸生有學行康熙間儀封張清恪公撫閩慕其名將以博學薦令汀州守造廬徵之辭疾不赴所著有焦桐集余至汀訪之不得僅得其所爲

讀書說一篇固今日俗學之鍼砭而訓蒙之矩臬也說曰夫學莫大於經史矣凡鄒魯濂洛之道德帝師王佐之經濟班馬韓歐李杜之文章皆從此出或得其一節而遺其全粹者有之矣曰舍是而別有得焉者未之聞也合九經計之周易程傳本義四百七十五葉尚書蔡傳二百七十四葉詩集註三百三十四葉春秋左氏公羊穀梁胡傳八百一十五葉禮記纂注五百一十五葉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四百三十四葉共二千八百四十七葉史以資治通鑑爲折衷溫公原本胡三省注九千五百八十六

葉仁山前編一千六十六葉續宋元通鑑一千五百四十七葉合國語韋注二百九十七葉戰國策正文三百八十葉史記小司馬注一千九百四十九葉漢書顏師古注二千六百六十九葉甲子會記三百四葉共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八葉以一歲日力計之除吉凶慶弔祭祀伏臘外可得三百日每一半治經限三葉以半治史限二十葉閱三年經史俱可訖工此在上智者已自能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上可以登四科之堂下可以奉石渠之對矣即不然降而為中智如是者又三年又不然降而為下智如是

者又三年積之九年之勤而謂經史猶不能淹貫者世無是也此功既成本末兼舉傳世應世無施不可所謂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沛乎莫之能禦矣竊見世之急求聞達者鹵莽滅裂為不終日之計謂青紫可旦夕取而窮達有命利鈍不齊隱忍羈縻終覬一當倏忽數十年如隙過影所求者未必遂而少壯一去不可復還平生精力虛擲於無用之地內顧枵然而一無藉手長為庸人以沒世矣悲嘆窮廬悔復何及豈可痛也僕既傷於虎亦欲鑒此覆車語不云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今天下才俊不少方其

少年果銳亦有不安流俗之心而載籍浩汗雲海茫然不識從何下手又恐取道遭迴坐失逢年捷徑猶豫經營東西馳騖迨衡困既深非是漸晰乃悟升高行遠古人軌轍昭然而時已暮矣精已消矣千鈞之弩無能復發矣僕過不自揆竊比於識途之馬有志之士能從吾言者以中人之資準之三年小成九年大成不啻探囊可必蓋記誦之取益有限神智之濬發無窮今之號爲好學者不過多誦時賢場屋之文及八家秦漢而已此如轉販求贏句貨作活終不得富若研練經史六合內外精義微言數千百年

之治亂得失醞釀蓄積於胸中識見奚患其不開擴才力奚患其不盛大德業奚患其不高明譬則河來星宿錢鑄銅山取不窮而用不竭故孔孟教人必曰多聞多見又曰博學而詳說之非虛也人自十七八畢此九年之功猶未及三十從此有事四方殊未恨晚即時過然後發憤爲甯越荀卿蘇明允亦無不可者顧舍百金必得之舉而徼倖於一跌不可復振之爲以自爲謀則不智爲子弟謀則弗善孰慮及此又豈所稱賢父兄耶

吉人遺鐸云陶謙年十四尚騎竹馬兒戲後舉茂才位至

牧伯陳子昂年十八從博徒遊後精經史爲唐名人蘇洵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姚元崇少以射獵爲娛四十始讀書卒爲賢相歐公學書在半百外王右軍書至五十三乃成凡少恃中墮而不終始成名及暮年不學而以頹老自廢者當服此劑　又云范文正公讀書帳頂如墨色夫人持以示子孫曰此翁勤學燈烟迹也張橫渠教人夜間自不合睡他做正蒙時或祇黙坐徹曉直恁地勇方得又言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睡不然放不下無安著處凡未及丙夜而倦於篝燈者當服此劑　又云柳公綽自舉

進士至方面嘗鈔書不輟九經三史一鈔南北史再鈔司馬温公手鈔諸子自國語以下六書其目三百一十有三端楷無一筆不謹東坡還海外再鈔漢書唐書璩君瑕云吳文定手鈔五經李于鱗五鈔文選三鈔兩漢凡懶於手錄而惟付記室者當服此劑

顧亭林曰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友朋之資猶當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墻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

學也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鄭蘇年師答謝鵬南書云來書大意欲著書成一家言以傳世耳愚觀古之聖賢未嘗卽欲著書也其所學務先求諸身既修諸身卽推以濟於世隨其大小淺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傳於後故孔孟著書大抵皆屬晚年道既不行而後事此當其初固皆以行道濟時爲亟亟也吾子年未及壯不應卽爲遲暮之言卽立意欲著書亦當先定其志向古之子書各倚所見於世亦不無所益然非道之大全且門徑已盡恐非吾子所

能及卽及亦無由出其範圍故子書可不學也然則居今日而言著書大約祇有數端經學也史學也詩賦古文詞之學也其中又分兩類經學史學有專求義理者有專主考訂者詩古文之學有專摹家數者有泛濫以博贍見長者此必須定所趨向如從事經學當以何經爲先此一經何者爲根本何者爲附益如何講求以爲折衷又此一經作者林立今尚缺何等義類我當如何研求以補前人所未及夫有所從事則志不紛將來成就始有所裨於世若泛泛然如水中之萍或抱殘守缺拾人殘瀋自以爲獨見

又何緣能垂世而傳遠乎更以古文言之唐宋諸家如歐蘇王皆深於經學著有成書曾亦有史學韓柳書雖未成然觀其文中所言其於經史百家所用功者可見且皆原負經濟如韓之論淮西事宜及論黃家賊狀歐公王荆公之奏疏蘇之奏疏及策論此豈可以摹倣剽竊爲之者即論斷古事及議定典禮亦皆學識爲之吾子當推求古人原本之所在必使措之於辭實有質幹非時花候鳥徒悅耳目過時則爲飄風乃爲可貴柳又聞之學於師者必諮於友師尊而難攀友近而易入故學古文亦須博覽元明

及近代各家代近則事跡相通題目相習閱之又易入手蓋能博覽然後義類詳明得所牽引心思亦有所注至於歸宿仍在唐宋諸大家此亦如泛巨海者當先學操舵於舵師欲獵平原者當先學健兒之騎射耳雖然猶有進焉言心聲也令伯陳情之表武侯出師之詞膾炙千古此其人豈沾沾以文爲事哉忠孝之誠蓄積於中故懇款之詞溢於筆墨然則修身敦行自理性情尤爲大本大源之地則劉彥和所謂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否則貌竊唾拾無本之言必不相稱古文如是詩賦可知所

以治經學如是所以治史學者亦可推矣

粤東宋芷灣觀察湘學人也亦頗負詩名一日在蘇齋談藝師曰可惜芷灣一好人不讀書芷灣愕然師曰汝讀書是一犓就過算不得讀書又曰汝詩才却好何不作詩芷灣又愕然師曰汝詩是三杯酒後隨筆一揮如何算得作詩芷灣爲之悚然嘗謂余曰老輩法眼可畏如此此阮芸臺先生亦云世人每矜一目十行之才余晒之夫必十目一行始是眞能讀書也此皆可爲後學頂門針

今人著述引書必注明某卷此法最善可以杜裨販之獘

前人所不及也余仲林（蕭客）嘗言引書注某卷向謂始於遼僧行均之龍龕手鑑宋程大昌演繁露二書然亦不過二三條如是後讀江少虞事實類苑竟體注卷則在程大昌之前頃閱道藏見唐人王懸河三洞珠璣每卷稱某書某卷則又在江少虞之前矣（四庫提要謂李匡乂資暇集引通典多注出某卷匡乂亦唐人也）顧亭林嘗言萬歷以前八股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二三百篇其間却無一字無來處偶爲門人講吳化事君數一節文中有謇諤二字謇字出離騷諤字出史記商君傳謇諤二字又出陸機辨亡論今意欲集門牆多士十數

人委之將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以示後學讀書作文之式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五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爲合式此法亦甚善也

費補之衮梁谿漫志云曹孟德嘗言老而好學惟吾與袁伯業東坡云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予竊謂年齒寖高而能留意於學此固非易事然於其中亦自有味蓋老者更事既熟見理亦明開卷之際迎刃而解如行舊路而見故人所謂温故知新也

阮芸臺先生曰數爲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羣倫之統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之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賾非數無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不知數乎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凡在儒林類能爲算惟後之學者喜空談而無實薄藝事而不爲其學始衰耳自我

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

高宗純皇帝欽定歷象攷成諸書既行而海內之精數學

者亦後先輩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吳江之王錫闡淄川之薛鳳祚宣城之梅文鼎儒者兼長則如吳縣之惠士奇婺源之江永休甯之戴震鍾祥之李潢元和之李銳皆有撰述流布人間我 朝算學之盛蓋從古所未有矣

六藝以數居末一字有人欲以二三年工夫通了算學再來理料經義其意以算學有盡而經義無窮也不知經義雖包裹淵深都是從根本說起歷數之學則頭緒繁雜難以遽罄譬如一株樹還是根本多還是枝葉多況要精六藝尤須以經書道理爲根則用力雖勤而以本貫末即末

見本自有從容悅心之樂否則勉強先從繁雜處入恐致心病前人有讀黃石齋先生三易洞璣極意殫精必求其解遂至失心者所當引以爲戒也

顧亭林嘗言吾於經史雖畧能記誦其實都是零碎工夫至律歷禮樂之類整片稽考便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此是眞讀書人方能自知其分量今之學者能如此自知者已少自知而復肯自言之者更少也

今三家村塾小兒讀書率多大聲狂叫聒耳不堪秀才家讀時文亦往往如此每不惜氣竭聲嘶而不知其有損無

益也余最愛誦彭忠肅龜年讀書吟示子鉉云吾聞讀書人惜氣勝惜金纍纍如貫珠其聲和且平忽然低復昂似絕反可聽有時靜以默想見紬繹深心潛與理會不覺泳嘆淫昨夕汝讀書厲響驚四隣方其氣盛時聲能亂狂霖倏忽氣已竭口亦遂絕吟神疲神自昏思慮邪得清安能更雋永溫故而知新永歌詩有味三復意轉精勉汝諷誦餘且學思深湛又唐盧仝寄男抱孫詩亦云尋義低作聲便可養年壽莫學村學生麤氣強叫吼又元楊元誠瑀讀書訣云生則慢讀明經句熟則緊讀貪遍數未熟莫要背

念旣倦不如且住此皆可爲後生小子讀書之法

退菴隨筆卷三

南海曾釗校

退菴隨筆卷四

福州梁章鉅纂

官常一

昔人言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仕風變則天下自治然仕風與士風却是一貫士習果正則仕風未有不清者此正本清源之說也

士君子到一處便思盡一處職業方爲素位而行故當官者無論久暫崇卑一入門即當心安志定爲地方籌久遠之計吕新吾嘗言學者窮經博古涉事籌今只見日之不

足惟恐一登薦舉不能有所建樹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見日之不足惟恐一旦陞遷不獲竟其施爲此方是確實心腸眞正學術爲學爲政之得眞味者

古人以四十爲強仕之始以五十爲服官政之年以七十爲致仕之期統計人生居官之日前後不過三十年之久耳顧亭林嘗言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

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隳士習洪熙元年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帝雖嘉納而未果行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不亦難乎

陳見復（祖范）曰人生不出仕學兩途古者年二十博學不

教內而不出過三十而後博學無方故學記有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之分此古爲學之節候也四十曰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則四十以前皆爲學之日未四十無望仕也未五十無望爲大夫也古者仕於私家仕於庶人在官仕爲閭胥黨正之屬皆謂之仕漢三老嗇夫掾屬之職亦然不遠服政也然雖小官亦得自行其志而無所牽制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其不可而去想亦不俟五十而慨然自廢矣若五十命爲大夫則必道合者也服政二十年己之底蘊無所不展國家旣已盡其才竭

其力曰吾不忍更勞子大夫子大夫其少安於是去位以讓後來者此古從官之節候也後代則不然自六年就傳父兄卽望以仕十餘歲子弟之聰俊者亦惟曰余仕從事科目者學其所學而實非學不以科目出身者益不識所謂學問有自命博學者無不好爲人師而自炫自鬻詎有不教不出者乎仕則人人期於躐躋顯要惟智盡能索中路蹉跌斯已耳安所謂道合不合乎又官無大小一入仕卽去留皆不由己官卑不肯言去官高又不敢言去統計一生其未仕也若渴若饑若騖若馳其旣仕也若沈若浮

若瘖若迷前瞻後顧而無所泊棲亦可悲矣

唐風蟋蟀之詩凡三言思眞切要之官箴也其云職思其居者自大僚以至微員各有其職卽各有其居各思其居卽各盡其職職未盡而他謀是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也職思其外者職無不盡而上下四旁遠近親疎又必計之周慮之到卽如地方官以撫字徵奸爲職或民人流亡於吾地豈得以爲他方之民而不卹乎賊盜逋竄於吾境豈得以爲他方之盜而不緝乎以此推之思其外正所以善其居也若職思其憂則不但己身之害爲憂凡事之流弊後

禍皆憂也出一令有在此爲利而在彼則爲害行一政有目前若可喜而實釀後來無窮之禍者思之不審鮮有不蹈偏見而悔作偏者矣

王隱晉書載司馬昭之語云爲官長者當清當愼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三國志李通傳注所引此不可以人廢言者也宋呂舍人本中官箴亦有此語今人遂以此三字爲出於呂非也呂於三字外復添一忍字謂耐瑣屑習煩勞不易怒不輕喜不激不隨皆忍字之妙用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能淸愼勤之外更行一忍字何事不辦乎按忍字固好

然若呂所言則愼字足以該之矣吾鄉李文節嘗言李若谷侍郞曰某守官每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曰勤謹和旣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侍郞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愚謂緩字亦好然謹字亦足以該之似皆不必節外生枝也

周官六計以廉爲本孔疏廉者潔不濫濁也皐陶謨簡而廉孔傳則直以廉隅釋之故朱子釋廉爲有分辨不苟取義最精確今人但以不要錢爲廉於是一節自矜動成戾氣夫淸乃居官分內之事猶婦女之守貞婦女無淫行遂

可淩翁姑壓夫子詈妯娌而虐子孫乎且廉而不能理民事廉而不能合人情則雖不要錢而終不得謂之好官今郡邑各有城隍神像終日袞冠端坐不要一錢足矣又何必設官分職哉

順治十七年御史李振宜有請飭宰相調燮弭災疏云臣聞三公得人則逸不得其人則勞陰陽不調宰相之責也故古有因水旱策免有不待策免而自引退者夫用人行政其將用未用將行未行之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天顏咫尺呼吸可通惟有內閣諸臣而已身居密勿之地

苟慢黷黙之風則宰相亦何常之有一切凡人皆可爲之又何藉乎夢卜以求也哉臣讀
上諭云十二三年時有過舉夫自
親政以來憂勤惕厲百度維新原未見有過舉也
上諭旣以爲有過舉是必有過舉矣試問其舉之之時亦曾有言其過者否宰相之不言非其驗歟總之天時之不齊不過目前之患可以藉朝廷之修省而感格宰相不言且爲萬世之憂夫旣寄以心膂股肱而猶然畏首畏尾徒以擬票四五字了宰相事業則生食一品二品之俸死荷

三壇六壇之祭生死皆荷殊恩曾不若懦夫之自立清夜捫心其能自慰乎

黃靜山永年曰韓魏公在政府嘗與范文正論事不合范拂衣起忿形於色公徐把其袂云希文不容更商量乎和氣滿容范亦釋然歐陽文忠不信河圖公與共輔政未嘗一言及易或又謂公相業無愧古人獨文學不逮公曰吾為相永叔為學士天下文章莫大於是斯言可以覘其所存矣賢者與賢者處時多異同其流遂至於分門別戶如公者眞相臣之則也夫

陳文恭曰當明目達聰廣開言路之時爲臣子者惟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庶爲盡職不必問之部議准行與否也司馬温公云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而汲汲於名者深戒焉此爲臺諫樹之鵠矣臺中言事自以事在可行方不虛建白之意然果有關於國計民生雖一時格於時議不盡施行而言爲人人心中所欲言事爲近今所共見存此一議安知異日不施行耶此又不在乎一時之從違而在乎情理之不易也若有事在必行而行之無益且不如其不行者則又不如其已矣

王從之滹南詩話云柳公權殿閣生微凉之句東坡罪其有美無箴乃爲續成之其意固佳然責人亦已甚矣呂希哲曰公權之詩已含規諷蓋謂文宗居廣厦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人也或又謂五絃之薰所以解慍阜財則是陳善閉邪責難之意此亦強勉而無謂以是爲諷其誰能悟乎規諷雖美事然燕閒無事從容談笑之暫何必定以此繩之事君之法有所寬乃能有所禁畧其細故於平素乃辨其大利害於一朝若夫煩碎迫切毫髮不恕使聞之者厭苦而不能堪彼將以正人爲仇矣亦豈得爲善諫乎此

雖是論詩之語而實可爲廷臣進諫之程也

姚姬傳鼐翰林論云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能無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歟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歟則不忠侍從者得其忠且明者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而責之宜益重今有人焉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

譏乎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今獨謂御史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於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篋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也孰肯爲盡職者哉

湯文正斌答沈茝岸書云足下簡授中祕從此積學樹品大用可期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雜最易搖惑三門急湍砥柱良難李文節云翰林官能壞人衙門冷易苟體面好易傲無政事易懶無風波易放道丈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署中堂聯云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眞座右銘也

今翰苑儒臣以侍直　三天爲榮遇必品學兼優者方與斯選蓋學不勝其品則無以擴格物致知之功品不勝其學則無以端誠意正心之準不知格致誠正更何論修齊

治平此非可以訓詁詞章了厥事也恭讀康熙年間
諭曰明季所行多迂闊可笑建極殿後階石厚數丈方整
一塊其費不貲採買搬運至京不能舁入午門進石太監
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乃命將石綑打六十御棍崇禎嘗
學乘馬兩人執轡兩人奉鐙兩人扶鞦甫乘輒已墜馬乃
責馬四十發苦驛當差馬猶有知識石何所知如此舉動
豈不發噱總由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
故也謹按崇禎踐祚並非冲齡當日青宮非無保傅豈真
諭教之不早良由倚任之非人然則膺此選者慎勿第矜

爲榮遇哉

今之國子監卽古之太學王制太學天子曰辟雍又曰成均鄭康成釋辟爲明廱爲和所以明和天下也宋陳祥道謂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曰辟廱成其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蓋學校爲造士之地而國學尤爲首善之區我　朝自順治初卽設立太學官司大備條教周詳旣厚其歲需復廣其學舍乾隆初

命監臣倣宋儒胡瑗經義治事齋法分課諸生不但四方之士裹糧而景從者不遠數千里至於蕃夷異域蠻徼外

臣亦莫不航海梯山請橫經而受業古來辟雍成均之盛何以加茲乾隆初復

欽頒切諭云士爲四民之首而太學者教化所先四方於是乎觀型焉比者聚生徒而教育之董以師儒舉古人之成法規條亦旣詳備矣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爲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於

聖賢之道不知國家以經義取士使多士由聖賢之言體

聖賢之心正欲使之爲聖賢之徒而豈沾沾然文藝之末哉朱子同安縣諭學者云學以爲己今之世父所以詔其

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學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必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耳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於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惟不知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游惰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之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不能者矣觀朱子此言洵古今通患矣夫

爲己二字乃入聖之門知爲己則所講之書一一有益於身心而日用事物之間存養省察闇然自修世俗之紛華靡麗無足動念何患詞章聲譽之能奪志哉况卽爲科舉亦無礙於聖賢之學朱子云非是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處今之世雖孔子復生亦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朱子此言卽是科舉中爲己之學誠能爲己則四書五經皆聖賢之精蘊體而行之爲聖賢而有餘不能爲己則雖舉經義治事而督課之亦

糟粕陳言無補實用浮僞與時文等耳故學者莫先於辨志志於爲已者聖賢之徒也志於科名者世俗之陋也國家養育人才將用以致君澤民治國平天下而囿於積習不能奮然求至於聖賢豈不謬哉適讀朱子書見其言切中士習流弊故親切爲諸生言之俾司教者知所以教而爲學者知所以學

聖謨洋洋自古人君之訓士無有切實詳盡如此者然則爲祭酒司業等官者苟不思所以稱其官又烏足以副

聖人之情而塞天下之望哉

掌文柄者以學政爲最難各項試官不過端坐較閱而已
而學政則兼有舟車奔走之瘁夙興黜名之苦內外防弊
之勞且所閱之卷較多而揭曉之期尤迫專恃一人之精
力必不能周若再見少惜費不肯多延幕友或修脯微薄
所延之友不佳潦草應付賓主同之斷難免不明之譏而
不公者更無論矣前太傅朱文正師督學吾閩時張孟詞
騰蛟卷已爲幕賓抹置劣等師覆閱之乃拔置第一而幕
賓遂於是夜襆被去使非吾師之明則孟詞之衿早褫矣
恭讀乾隆三十七年

諭云國家所給學政養廉本屬豐厚原以資其辦公之用若於延置幕友尚思靳惜廉金不肯多延名幕致以人少誤公已昧人臣敬事之義且任學政者不思校士育才而斤斤惟養廉是惜其鄙陋尚可問乎嗣後各省學政務須通曉大體多擇工於閱文之幕友即極小省分亦不得不及五六人並着各督撫留心稽查如有不肯多延幕友辦理周章者即隨時據實奏聞毋得稍涉徇隱將此通行飭諭知之

呂新吾曰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澡身甚潔持法甚公

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盡也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是學校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百司庶府皆不任其咎舍督學責將誰歸哉夫入學甚榮進也賓興甚巨典也朝廷懸此以艷天下士天下士竭蹶趨之豈以學校之人待督學以足數貢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乎即使朝督莫責人人盡一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了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何益於國家理亂之數哉

施愚山閏章嘗言學使一席近代已成金穴即以伯夷處之必目爲盜跖向來不幸涉足至今爲累公私屬目交責環向歸田八載掃地赤立云云余師孟瓶菴先生謂愚山先生在山東最稱廉吏時未有養廉公私交責皆以跖待夷耳一窮書生蒙恩年受三百萬俸錢歸田云無囊橐誰其信之但自期問心無愧耳對人言貧意欲何求對人言廉可恥孰甚先儒固有是言也

淩厚堂堃曰今之主鄉會試者徒索之冥冥之中其人之邪正並其素所儲蓄皆不可得知其可得知者惟督學使

者而已魏敏果公嘗言文運不昌病在有情面而無文章有文章而無德行拂天下大公之望抑孔子首重之科請託公行廉恥道喪俾人才所從出之地旣無眞秀才安得有眞舉人眞進士耶夫各直省非乏材也經傳子史根抵之學又非功令所禁也其由縣州達府由府達院不得謂之濫入也其覆核至再至三及儒師之月課而歲計者又非止於場屋課試之藝也且優者必有賞劣者必有罰孝弟節烈之可表者必有旌將貢於　朝廷之上太學之中者必先自學臣拔之將付索於冥冥不可得知之所者必

先自學臣決之然則先王觀風設教之權實於學政乎寄而近人顧但相艷以爲美差也豈非傎哉

紀文達師曰李又聃先生言昔有寒士下第者焚其遺卷牒訴於文昌祠夜夢神語曰爾讀書半生尚不知窮達有命乎嘗侍先姚安公偶述是事先姚安公咈然曰又聃應舉之士傳此語則可汝輩手掌文衡者傳此語則不可聚奎堂柱有熊孝感相國題聯曰赫赫科條神理常存惟白簡明明案牘簾前何處有朱衣汝未之見乎

徐原一刑部題名記云天下人命係於刑部一官自古皐

陶爲士終身不遷其官若漢之于定國陳寵何比干皆家世治律明習法比故吏不得因緣爲欺今部掾吏長子孫其中輕重之例惟意所擬居官者對案茫然但僥幸無事速去而已夫一案之誤動累多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不惟其時之久暫也梁統以重刑一疏而禍湛門族路溫舒求尚德緩刑而子孫顯宦殃慶之積不待久也且身有去留名姓不滅百世而下悠悠之口誰復相借乎

田綸霞雯　白雲司引議云明刑弼教之衰而刑至於不勝用司刑者又復以私意行之內設成心則執此規彼概操

一切之法外狃故牘則便襲憚更莫開一面之網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或持姑息以惠奸宄上則視堂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見甚且分牒便了而不察事情之曲折立判稱捷而不知訟端之原委出入顚倒與吏爲奸饑寒庾斃沈滯不問犯者旣已服辜必令妄及平民以爲誅求之計罪人不卽流決必令廣攀富戶以爲賄囑之媒囹圄桁楊之閒白日暗而無光長夜漫而弗旦豈不大可歎哉

臨晉有疑獄久未決後某令鞫實爲弟毆兄死讞牘甫定

夜寢忽聞牀上帳鈎鳴帳旋啟有白髮老人跪牀前叩頭
叱之不見而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則所擬讞牘也反
覆詳審罪實無枉惟其家四世單傳至其父始生二子一
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斬矣因毀稿存疑蓋以存
疑爲是也紀文達師曰以王法論滅倫者必誅以人情論
絕嗣者亦可憫生與殺皆礙仁與義竟兩妨矣如必委曲
以求通則謂殺人者抵以申死者之冤也申已之冤以絕
祖父之祀其兒有知必不願使竟願是無人心矣雖不抵
不爲枉是一說也或又謂情者一人之事法者天下之事

使凡僅兄弟二人者弟殺其兄哀其絶嗣皆不抵則奪產殺兄者多矣何法以正倫紀乎是又未嘗非一說也此獄非臯陶不能斷矣

今世司刑之官多爲救生不救死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佐刑幕者尤持此論牢不可破屢奉

聖明訓飭猶未盡轉移也憶紀文達師筆記中有一條云余某者司刑幕四十餘年後臥病燈前月下恍惚似有鬼爲厲者余某曰吾存心忠厚誓不妄殺一人此鬼胡爲乎來耶夜夢數人浴血立曰君知刻薄之能積怨不知忠厚

亦能積怨也夫煢煢孱弱慘被人戕就死之時楚毒萬狀孤魂飲泣銜恨九泉惟望強暴就誅一申積憤而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開脫遂使兇殘漏網白骨沉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人屠割營魄有知旁觀讞獄者改重傷為輕改多傷為少改理曲為理直改有心為無心使君切齒之讐從容脫械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詡詡以縱惡為陰功彼枉死者不讐君而誰讐耶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告其子乃自撾曰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逝

阿文勤公方燕居文成公侍立公仰而若有思忽顧文成曰　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皇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尚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爲諸曹郎述之

官中以夾棍爲大刑不可輕用更不可誤用余在樞直屢

派秋審處讞獄外任府道三筦臬篆皆極刑名繁重之區未嘗一用此刑亦無不結之案也嘗讀陳慶門仕學一貫錄有云夾棍一物原有不得不用之時不過欲取確供耳初審狡展不妨屢呼要夾而其難其慎不肯卽夾三木之下動關人命堂上一聲催刑衆役奮力受之者魂飛魄散氣蔽血壅卽有供吐昏迷之中隨口強應亦難確鑿惟平日於行刑之人明白指示如不得已必須用夾不得遽收先就情理反覆窮詰此時問者之狠狽着急較受刑之人爲更甚如不從實供吐姑催收刑但一收止三四分又再

反覆窮詰此時官府審問本犯呼號行刑者又須暗暗鬆放如仍狡展再收亦不過二三分一放一收痛則有之而不至傷人且使神魄清白語言不至混亂此時供吐方為確切可以定讞耳不獨大刑為然即行杖亦不可忽罪當杖者亦視其人氣體壯健足以當之而無傷性命者然後如法杖責凡行杖時官須停閱審卷亦不可別有問答惟注目凝神以觀受杖之人一則視其人能受與否倘不能受量減數杖杖雖減而法已盡一則防行杖有任意重責要害毒打一處之弊也如專用板頭專打腿灣

趙歐北翼簷曝雜記云往時軍機大臣罕與督撫大吏相接者前輩嘗言張文和公最承　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値百金者輒郤之訥親人雖苛刻而門庭峻絕無有能干以私者至傅文忠爲首揆頗和易近人矣然外吏莫能登其門督撫皆平交不恃爲奧援也余在汪文端第見湖撫陳文恭伴函不過獞錦二端閩撫潘敏惠公同年也餽節亦不過葛紗至軍機司員非特不與外吏接卽在京部院官亦少往還余初入時見前輩馬少京兆璟嘗正襟危坐有部院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同

直中有與部院官交語者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敢置一詞云按令之軍機卽唐宋之樞密義取愼密所不待言然珥筆其間者非實有通敏強毅之才則不足以言稱職若才望遠遜前修但以華貲捷徑相誇尙如王惕甫芑孫所云其人而自軍機來者處士大夫間往往衣冠笑語望而可識則官不足以重人而人更不足以重官矣

余初選庶常日侍先叔父太常公問詞林故實適有同鄉新孝廉謁公稱爲老前輩者公面斥之曰京朝官之老前輩各有專屬非爾所得混稱也時余亦偶誤稱某公爲先

輩公亦斥之曰唐人稱稱應試舉子爲先輩今無此稱何得
信口混說因云汝亦知前後輩之稱不特翰林爲然乎凡
內閣都察院吏部禮部國子監及軍機章京皆有此稱若
他衙門則不爾也余問其故公曰前後輩之稱僅次於師
弟子一間故稱人爲前輩者自稱曰晚生學生見於文字
者亦稱後進稱後學猶之稱弟子稱門人也所以然者館
閣職專文字以製作編纂爲能臺諫意在建言有敷陳啟
沃之責吏部則澄敘官方必銓衡之允協禮部則典司三
禮綜貢舉之大權國學則陶成士類官而兼師軍機則潤

邑王言清而且要此七衙門末學新進非奉老輩爲楷模得前修之指授不能悉其肯綮觀其會通若此外各衙門則刑名錢穀戎政攷工皆有例案可循吏胥並能言其故毋需乎請業問難之煩故功令凡各部院官遇有捐輸新例悉許納貲而惟此七處非由正途出身及引　見除授者不能入然則爲後輩者誠宜執弟子禮甚恭而爲前輩者亦必求所以無忝爲前輩也

呂新吾曰行中書省與中書省相表裏秩皆一二品至崇重也爲朝政橐籥爲外僚領袖主持風會通達民情至樞要

也名其司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威惠使承其流而宣布於一方督撫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訪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所推行推行此政故元人謚之名曰外政府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也止知爲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爲職終日以收放爲事以此畢承宣布政之職不小之乎其爲藩司哉

又曰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蓋癉惡之司也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爲外臺彈壓百僚震懾羣吏藩司

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而事權俱歸兩院矣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之謂何但以刑名爲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乘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耳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爲刑曹何按察司獨專爲刑名乎夫宋人謂之天垣執法人代閻羅若但崇長厚百無聽聞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樣署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之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實我自失之矣

泄傳傅元鼎巡方三則皆切實可行一云因人屬吏有謁

見必有談吐有文移必有議論就中細細察之有據理勢明白直截者有不吞不吐騎牆兩顧者有一問卽對條暢無隱者有再問不答沈吟含糊者有實見得是雖違衆而必爭者有中實無主一經駁而遂靡者以此察吏可得十之五六二云因地所過地方變服游覽遇漁樵耕牧霽色與言問年歲次及催科問保甲次及訟獄及差役官司佐領俱可詢問未有好官而百姓不稱頌者未有不肖而百姓不怨恨者以此察吏可得十之七八三云因事入境之時略一流覽橋梁道路亦王政所關置郵見其精神城池

見其保障學宫見其文教器械見其武備倉庫見其綜理養濟見其慈惠實心者自然檢點不同見任去任悉無遁隱合上二法察而記之百不失一矣按此爲巡方言之然各省大寮之察庶吏亦豈能外是哉

阮吾山嘗言人生太閒則別念竊生太忙則性眞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山谷與洪氏甥書曰尺璧之陰以三分之一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爲棋酒則公私皆辦爲京官者宜味此語按山谷之語余在京日曾仿行之自外宦十餘年棋酒二字竟棄之

高閣非不爲也實不暇也竊謂外官過日須以五分之三以治公事一以讀書一以將息其於棋酒實不相宜蓋余所任皆極繁劇衝要之區故無暇旁及或僻簡之地竟可不廢棋酒者亦未可知乃有謂外官卽讀書亦不相宜者則俗吏之談可置之弗論者李文貞謂各省大吏多以優伶爲性命無怪其然卽吾輩之幾本書也不爾政事之暇如何度日可謂知己知彼之言

退菴隨筆卷四

南海曾釗校